

評論 香港 深度

李峻嶸：香港冰球隊播錯國歌風波，國家尊嚴的演繹、執行與圓場

大半年來，香港體育界似乎跌入國歌詛咒。



2023年4月9日，女子冰球世界錦標賽，香港女子冰球隊世錦賽奪小組冠軍。圖：網上圖片

李峻嶸 | 2023-04-20

體育 國歌法 香港 評論

(李峻嶸，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

大半年來，香港體育界似乎跌入國歌詛咒。繼2022年男子亞洲七人欖球賽、亞洲經典健力錦標賽，港隊勝出時大會「播錯國歌」，將「義勇軍進行曲」播成「願榮光歸香港」之後，今年3月香港冰球隊參加世界錦標賽，再次卷如「播錯國歌」爭議。

和上兩次風波不同，這次風波發酵至要冰協會籍可能會被港協暫停，面臨斷糧，因而牽連到冰協與港協關係、經費、運動員福利等等，也因為男隊女隊都獲得不俗成績，女隊更取得冠軍，而令社會更加關注運動員在這場風波中所遭受的飛來橫禍般的壓力。在官方對國家尊嚴的緊張，與民間高漲的情緒中，黃藍對立、體育情懷、程序爭議等都被混在一起討論，一方面令人見到官方對國歌的重視與優先，另一方面也見到社會對香港體育界的架構、機制、權力關係存在誤解。

在國際，運動場上國歌的播放到底是如何進行？在香港，體育協會與政府之間是怎樣的關係？這場風波到底如何發生，波及程度如何，是否可能止損甚至圓場？若人們關注運動員權益，這些都是必須要問的問題。

「國家安全」的雙面演繹

奏國歌，曾經不是爭議。噓國歌，曾經不違法。

九七主權移交後，在國際運動賽場上如要為香港代表奏起國歌，要奏的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特區成立後頭十多年，這個過程一直相安無事。直到2014年，雨傘運動風起雲湧，香港男子足球隊主場作賽前奏國歌的環節，始變成抗議場合。後來香港男足在2018年世界盃外圍賽被編與中國隊在同一組，中國足協以港隊歸化球員的皮膚顏色為題材製成網上宣傳海報，竟意外地驅使大量年青市民將支持香港男足當成是表達本土情懷以至是反中意識的場合。之後每次香港男足在香港比賽，國歌奏起時都有響亮的喝倒采聲。

直到2020年6月12日，《國歌條例》在香港正式刊憲，這現象才算告一段落。當然，沒有噓聲是一回事；人心是否回歸，則是另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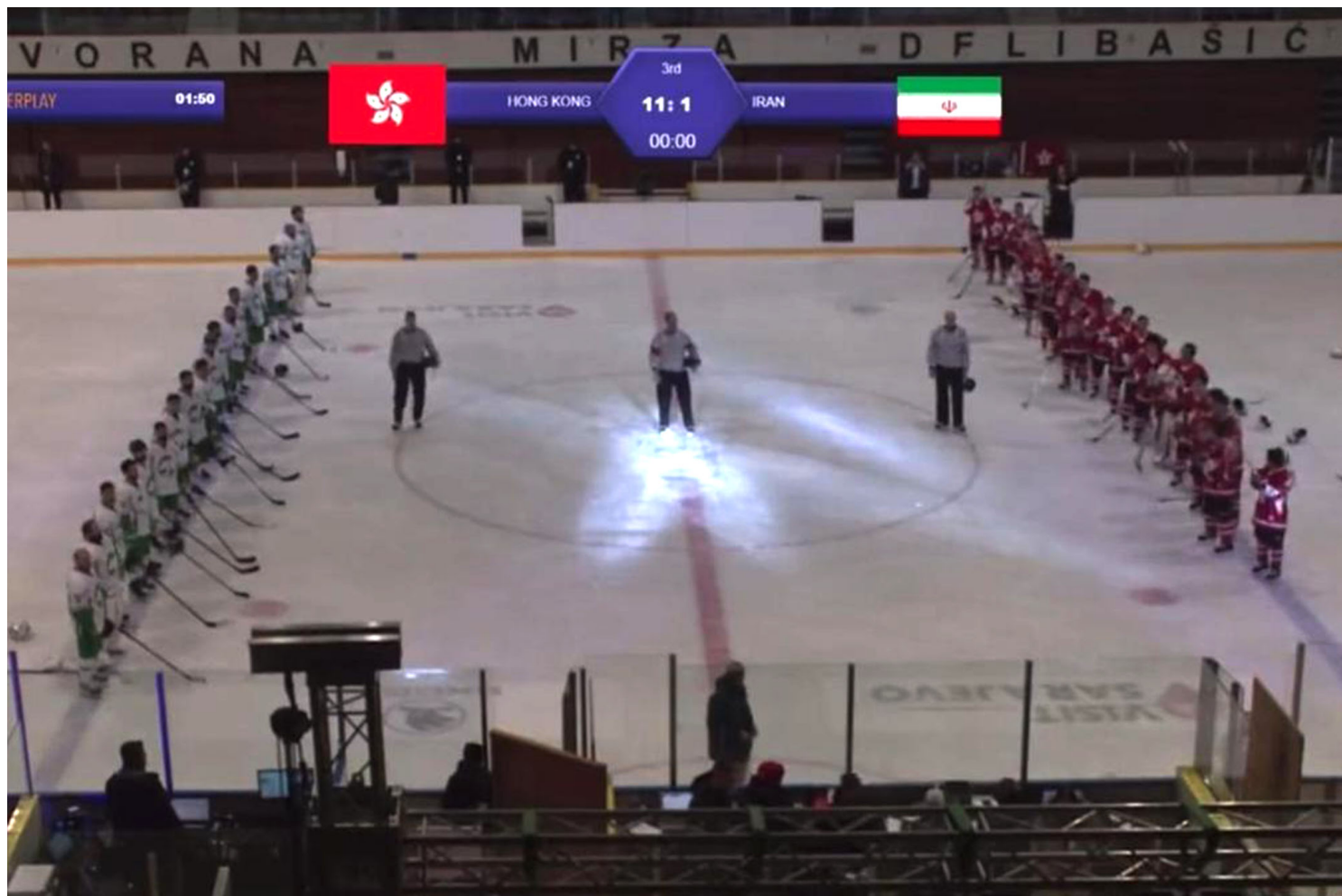
但噓國歌一事落幕之際，近月卻又出現了播錯國歌事件。這樣的錯誤其實不難理解。只要本身負責播放國歌的人不知道香港運動員應該用哪支歌曲，在周圍都是Wifi的時代，這工作人員多數就會在互聯網搜尋器輸入「Hong Kong」和「national anthem」。而由於「願榮光歸香港」在Google搜索結果中排第一，因此對香港政治現狀不甚了解的外國人就很容易搞錯。

事實上，幾次播錯國歌的主辦單位，事後都確認，無論港隊有無交「正版」歌曲給大會，工作人員都會自行上網搜尋歌曲。

運動場合播錯國歌不是常見的事，但偶爾也會發生。錯誤當然要修正。但這些事多數也就被看待成一件令

人尷尬的烏龍事件後，就曾做人忘記。

然而，在今時今日香港，難以將它當是花邊新聞就算了。2019年起的社會嚴重對立現象至今仍未完結，社交媒體的高度普及和滲透力又令建基於「常理」的思考和分析往往被淹沒。因此，相關的片段傳出後，不難想像會有「黃營」網民加鹽加醋，將事件演繹成是「黃營」得到聲援和支持；另一邊廂，「藍營」則會有人懷疑播錯國歌是「別有用心」的反華舉動。



2023年2月28日，波士尼亞舉辦的世界冰球錦標賽，香港冰球隊在比賽前播放了《願榮光歸香港》。圖：影片截圖

「愛國者」港協

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對國家安全和國家尊嚴有高度警惕的特區政府，就會有超級嚴正的反應。十一月亞洲欖球系列賽出事後，特區政府就要求亞洲欖球總會調查事件責任、作出交待。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更因此事約見韓國駐港領事。而香港警方也要介入調查一番。政府的行動都是事後回應，要避免相同的錯誤再發生，就只能靠代表香港出賽的代表團成員了。而領導這個任務的，就是「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下簡稱港協）。

港協成立於五十年代初，其主要的功能就是籌組代表香港參加奧運會、亞運會和東亞運動會的代表團。港

港協的屬會主要是各單項運動項目的香港總會（如中國香港足球總會）。港協的領導層也是由這些屬會選舉產生。換言之，港協可謂百分之百的非官方機構。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體壇，親國民黨的右派、親中共的左派和支持殖民統治的力量可謂彼此競爭，又互相牽制。不少人認為六七年左派暴動/反英抗暴令大量香港華人對左派力量反感。但有趣的是，七十年代中共在香港體育界的統戰工作肯定有極大的進展。

當時的大環境是，北京要跟美國和解，以抵禦蘇聯這個共同的對手。香港作為社會主義中國旁的資本主義城市，中共亦不再求動搖香港的秩序。在體育運動層面，北京亦希望在符合「一個中國」原則下爭得參賽權利。而在香港體育界的領袖中，無論是中共的親密朋友霍英東、長年擔任港協會長的葡裔沙理士，還是本身是港英高官的鍾逸傑，他們在七十年代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國際體壇出過不少力。

在這個歷史脈絡下，香港體育界的領袖當然被視為愛國者的一員。九七後的選舉委員會，第三界別中就有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其中一個小組就是體育小組。前年選舉制度大幅改革後的選舉委員會中，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佔三十席。其中十五席是採提名制，即毋須進行選舉。而這十五席中，港協有提名其中三席的權力，是唯一有提名權的體育組織。而有權投票選出另外十五席的體育組織，除了香港體育學院外，都是港協的團體成員。港協的特殊地位，可見一斑。

所以由港協去確保不會再奏錯國歌，特區政府是可以放心的。而且由港協出手而非政府出手，也減省了政府制訂和執行政策的繁文縟節。在政府的角度看，會更有效率。

去年11月22日，港協就頒佈了「香港運動員及隊伍參與國際體育賽事期間處理播放國歌和升掛區旗的指引」（下簡稱「指引」），以求播錯國歌以或是升錯區旗的事情不會再發生。根據指引的內容，香港代表團的領隊是確保國歌沒有播錯的主要負責人。領隊要將儲存正確國歌的硬件交予主辦單位，亦要向賽事主辦機構核對即將使用的國歌為正確版本。

其實如果領隊真的能完全執行指引的要求，播錯國歌的機會將近乎為零（除非核對後有人蓄意調包或者是核對無誤後負責播歌的人員按錯鍵）。然而，指引發佈後不足兩星期，阿聯酋舉行的亞洲經典健力錦標賽期間，主辦方又播出了「願榮光歸香港」。當時站在頒獎台最高點的連焯楨迅即做出T字手勢示意，之後主辦單位才安排播出「義勇軍行曲」。

根據「香港舉重健力總會」所發的聲明，出席比賽的代表團已有人向主辦單位交付正確的國歌檔案。但到底有沒有在播國歌前核對國歌呢？聲明卻沒有提及。但後來港協義務秘書王敏超曾表示，他明白有時在現場要核實國歌並非易事；港協名譽副會長貝鈞奇也有類似的說法。之後港協沒有再追究香港舉重健力總會。

始料不及的是，當在波斯尼亞舉行的世界男子冰球賽再一次播錯國歌後，相關的爭議會燃燒多個星期。根據現時公開的資訊，當時冰球隊領隊關婉儀確是未有百分百執行指引的要求。因為她未有在播國歌前將載有國歌的硬件交予主辦單位，也未有在播放國歌前覆核國歌。但香港冰球協會（冰協）一方強調，領隊未能完全執行指引的要求，是主辦單位不配合所致。而冰球隊員在播錯國歌時已迅即以T字手勢叫停，接著正確的國歌又響徹賽場。

連港協至今也曾兩度發聲明，肯定領隊和球員在捍衛國歌尊嚴時的付出（儘管輿論壓力也似乎是港協要擺這個姿態的原因）。如果參照亞洲經典健力錦標賽的情況，事情也早應該到此為止。



2022年11月13日，亞洲七人欖球賽事在韓國舉行，由香港對南韓賽事，主辦機構誤將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經常出現的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當成中國國歌播放。影片截圖

國家尊嚴問題，實際上是程序糾紛

那麼為何港協要啟動暫停冰協會籍的程序呢？嚴格而言，「只」是港協與旗下一個屬會的糾紛。

根據港協在本月四號發出的聲明，它對冰協的指控主要有二。一是未有遵從指引。二是冰協未有「履行良

好管治」。後來冰協曾出聲明抱怨，當冰協和港協在3月23日會面時，港協沒有花太多時間討論冰協交予港協有關國歌出錯的報告。相反，港協代表一開始質問冰協主席簡揚傑「為何沒有回覆（指在事發後沒有回覆港協），以及質疑寫報告的技巧……」由此可見，關婉儀是否有盡最大的力氣去執行指引，很可能不是港協所關心的重點。問題的癥結已變成是冰協在事發後的反應。

我無意就雙方各執一詞的說法加以評論，亦不是要做價值判斷。但在既存的體制下，作為屬會的冰協面對著有權力的港協，冰協的事後回應確是有不高明的地方。冰協是在3月1日（即事發後翌日）將第一份報告交予港協，但後來冰協也承認這份報告「未能反映事實全部情況」。3月7日，關鍵人物關婉儀返抵香港，冰協在3月10日再交報告予港協。後來冰協又承認這份報告「仍有遺漏」。

甚至到港協宣布要對冰協啟動暫停會籍的程序後，也有香港傳媒報道指，波斯尼亞冰協協會稱在賽前已收到關婉儀提供的USB；但冰協則回應指，是在播錯國歌後才成功將USB交予主辦單位。而港協一方面就告訴傳媒，冰協只告港協匯報無法將載有國歌的硬拷背交予主辦方。換言之，冰協即使在三個星期內交了三份書面報告予港協，雙方也曾會面過一次，原來還有相關的情節是冰協在匯報予港協時遺漏了。

而當關婉儀首次公開詳述事發經過後，傳媒將焦點放在了在港協提供的國歌連結只有簡體中文版這一點。由於冰協曾依港協的指示，將該連結傳送予主辦單位，所以傳媒就將播錯國歌的矛頭轉移到港協身上。奇怪的在得悉港協要啟動暫停會籍程序後，冰協在同一份聲明中一邊說會「全面配合港協要求」（即在一個月內提交一份全面的書面解釋，並就企業管治提出改善方案），一邊又來個大反擊，指港協提供的連結才是「播錯國歌的第一個導火綫」。

可以想像得到，擁有權力的港協高層，見到屬會在一個政治敏感的議題上多次解釋得不清不楚，甚至想「反將自己一軍」時，選擇自我克制、慎用權力的機會有多大？而如果看港協的會章，要處分的話，實際上只有暫停或者直接取消會籍的兩個選項。用廣府人的俗語來說，冰協「唔夠俾面」港協，而港協也「夠惡」，才更可能是事情弄至這地步的主因。





2022年11月4日，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在香港大球場舉行，一名球迷舉旗香港旗為主隊打氣。攝：Lam Yik/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運動員無辜受罪

但隨之而來，又有港協聲稱要暫停冰協會籍，令冰協有「斷糧」危機。坊間譁然，認為斷糧會影響運動員，而運動員是這串事件中最無辜的人。政府因而出面，聲稱會相應考慮不影響運動員的前提下作出削減。

港府推動香港體育運動發展的其中一個主要方法，就是透過「體育資助計劃」撥款予單項運動總會。對絕大部分運動總會而言，政府的撥款對其日常運作、資助選手和教練員參加比賽，至為重要。

理論上，每個香港居民都可以開設一屆公司，自稱某項運動的總會。所以政府認定哪一個機構是香港某一項運動的主管機構，就主要靠港協的判斷。於是接受「體育資助計劃」的條件之一，就是組織要是港協會員。

如果冰協的港協會籍真的被暫停，就意味著冰協很可能不符合再獲得「體育資助計劃」的撥款資格。而就算政府近日強調，如果要削減予冰協的撥款，也不會影響運動員，但這說法很難令人信服。因為就算原本予冰協的資助不是直接用在選手身上，難道缺少了行政或其它後勤支援，運動員都不會受到影響嗎？

媒體報導，按冰協過去的財務報告，過去4年政府提供的資助額介乎於247萬元至357萬元，大約佔總收入的四分一至三分之一。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雄德指削減經費有可能是針對基礎班等的撥款，以不影響到精英運動員的培訓工作。但今天的基礎班成員，也可以是明日的精英。而且基礎班教練的收入和生計，難道又值得因為一個歐洲人搞錯了香港隊應播什麼歌曲而被犧牲嗎？





2023年4月9日，女子冰球世界錦標賽，香港女子冰球隊世錦賽奪小組冠軍。圖：網上圖片

在「支持香港運動員」的共識下，可以圓場嗎？

隨著港協和冰協的爭執持續燃燒，有人提出過事件應由政府調查。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首先，整件事的性質是兩個民間團體的紛爭，而冰協是港協的屬會，政府其實沒有調查的角色。而且港協的高層都是堅實的愛國者，會長霍震霆既是霍英東長子，又曾任全國政協。其子霍啟剛近日也已躋身全國人大。假使楊潤雄去否定霍震霆領導的機構的決定，在政治上只會做成極大的震蕩。

再加上如前所說，特區政府是靠港協去認證哪一個組織算得上是某個運動項目的香港「總會」。政府若推翻港協的決定，變相是摧毀原來香港的體育運動架構。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雖然世界各地的政府都會介入體育運動的發展，但國際體壇所崇尚的「體育自主」原則，表面上是各政府都要尊重和遵守的。港協和冰協的紛爭，後者如果不服，就要通過體育界的架構和機制來處理。如果冰協要上訴，先要走港協內部的上訴委員會的程序；再不服就要向總部位於瑞士洛桑的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再上訴。因此，假如政府自行調查或者是推翻港協的決定，就是犯了「體育自主」的禁忌。事情鬧大了的話，到時香港體壇是有可能受到國際體育界的制裁。最後當災的，更可能是香港運動員。

這不是代表政府完全沒有角色可言。但政府官員能做的，只能是非正式的調停和斡旋工作。程序上，政府只能夠等待港協的最後決定。假如港協真的暫停了冰協的會員資格，政府就無法不考慮削減予冰協的資助。根據港協的會章和最新指示，冰協有一個月時間去解釋、再就播錯國歌一時提交書面報告、和就企業管治提出改善方案。

「支持香港運動員」幾乎已是香港最後一個共識。冰協、港協和政府之中，應該無人想因為這次風波而令運動員當災。但無論如何，已啟動了的程序都是要走完的。這件事最好的結局就是港協接受冰協的解釋和改善企業管治方案，那就可以終止暫停冰協會籍的程序。

近日的事態發展，令筆者稍微樂觀一點。首先，女子冰球隊剛在關婉儀帶隊下創下佳績，贏得女子冰球世界錦標賽3A組賽事金牌，使同情運動員權益的呼聲更加澎湃。而冰協主席簡揚傑早前說過已嘗試約見霍啟剛（他本身是冰協榮譽會長，亦是港協八位副會長之一），又提到會約見楊潤雄。他在迎接女子隊凱旋時，亦說事情應要降溫，似乎是收回原先有意反擊港協的姿態，改而全面採取尊重港協的態勢。

舊式的和頭酒未必會出現，但希望雙方「俾下面」，「大家好落台」，球員少後顧而憂，才能繼續努力提升。